

盧溝橋到漳河



刊叢“國中的中戰抗”

編主江長

著等方小，江長 ✓



活生

刊叢“國中的中戰抗”

河漳到橋溝蘆從

著等方小 江長

行發店書活生地客

月三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刊叢“國中的中戰抗”

從蘆溝橋到漳河

每冊實價國幣貳角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長江小方

主編者 長江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漢口交通路

分店
廣州 長沙
西安 梧州
重慶 桂林
成都 貴陽
蘭州 昆明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月初版(漢)

目次

中原雜感	長江(一)
蘆溝橋畔	長江(九)
保定前方	長江(二六)
保定以北	小方(三六)
平漢前綫	士焯(四四)
保定以南	小方(五六)
平漢綫北段的變化	小方(七〇)
保定抗戰經過	無畏(七五)

漳河安陽的形勢……………章雅聲（八三）

漳河綫的防禦戰……………從周（八九）

中原雜感

長江

九日午後五時日本海軍陸戰隊便衣隊襲擾我上海虹橋飛機場，當夜十一時左右，全上海已弄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許多人都呼吸着「緊張」的空氣，而懷疑「一二八」之是否再臨。我那時匆匆趕到北站，打算搭火車離上海，外觀上這是對於上海危機的逃避，然而那時是否能「逃」得了，許多人還認為有問題。爲了任務，館中已爲我作第二步的打算，萬一北站火車不能順利開出，則另乘汽車至蘇州，轉京滬火車以達北上目的。

大公報的大本營是在天津，若干先輩慘淡經營了三十年，他的讀者密布着

遼河黑龍江黃河三大流域乃至揚子江以北地區，揚子江以南，以至於珠江流域的智識份子，亦與大公報有密切之聯繫。「九一八」事件以後，日本軍人強迫黑龍江遼河의 同胞和大公報分別；最近平津的強佔，使大公報的天津版與平津正當報紙一樣，合法經營成爲不可能。全國目前新聞事業的總中心，也是大公報的新根據地是上海，而日軍的行動，又着着威脅上海的安全。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行爲，往往自己造成些自我麻醉的理論，不是「保僑」，就是「生命線」，近年來要想起「共同防共」的理由，和中國纏擾不清。其實我們不必說些外交上冠冕堂皇的話，中國的事請你乾脆少管，你覺得中國對於你僑民不安全（實際上海有什麼不安全存在），最好請他們回國，中國防共不防共，你更管不着，中國人自有自己合理的打算。要說中國什麼地方是你們生命線，那更是說不通，你以爲富於煤鐵棉花糧食森林等的中國領土，是你們的生命線，如果你們

是今天的中國人，被人這樣的逼迫着，試問你們作何感想，因為在中國人看來，這些正是我們自己的生命線所在的地方。

九日虹橋事件，日本一位海軍中尉死在我們軍用飛機場邊，日本軍人難免不借題向日本國民煽動，說中國保安隊如何無理，槍殺日本軍人。其實只要日本國民想一想，如果一位中國軍人死在日本軍事禁地的橫須賀兵工廠旁邊，或者被日本射殺在佐世保要塞附近。你們還能容許我們中國人說什麼話嗎？

滬平通車僥倖平安開出，然而這次時刻最准的藍鋼車，也誤了點，因為應付緊急時局的兵車，須得趕快開出，我們在南京下關輪渡碼頭白等了好幾小時，但是也沒有人着急，大家心中已自然養成了「軍事第一」的主張，保衛國家的當前緊急工作，要算軍事，爲了國家，我們願軍事順利的開展。

中國在過去，在民衆心理上，沒有產生過真切的深入的愛國主義。卽是他

們的感覺是「國恥」，而不是「國痛」，即是大家對於國家之不利形勢，只是精神的感觸，而不是切身利害的嘗受。九一八事件比較切實一些，但它所給予中國人的痛苦，仍比較限於局部的，不是全般，這次平津被佔，同時全國動員，中國人的環境大不相同了。第一，平津已經是中國的心臟部份，和中國各地方的關係太深了。經濟上平津固然與華北各省息息相關，痛癢立覺，而因平漢與津浦之長期貫通，南北利害，已相融於一體。北平為全國文化中心，全國領袖知識份子，大半從北平薰陶而出，而各省青年之受教於北平者，亦不下二十萬人，今一旦陷於日軍鐵蹄之下，此事與全國大部有力家庭以極大之痛苦，羞子弟陷敵軍而生死不明，非等閒之消息也。

日本焚殺天津，佔領北平之後，進而着着增兵，逼着中國不能不出於正當自衛之行動，我們也儘我們交通能力，調遣軍隊，作應有之布置，因為軍運頻

繁，交通常態破壞，全國旅客無不感覺痛苦，在平時大家一定怨恨軍隊，而今天大家都不約而同的想到給予我們旅行痛苦的是橫蠻的日本。

由於日本飛機的無理轟炸和掃射，南北在日機行動半徑內的都市，都不得已而撤退婦孺。女人是最安土重遷的份子，而且是最留戀家庭的人物，因為日本的壓迫要叫她們離開她們的丈夫，避到寂寞的鄉間和遙遠的內地，她們太不願意了。女人們大半不習慣旅行生活，她們拖兒帶女的長途旅行，生活習慣完全打破，而新的環境往往應付不來，她們怨恨，她們痛苦，她們雖然一般的缺乏知識，然而利害上她們已普遍的知道日本之爲如何可惡的東西了。

家庭教育的主要影響者是母親，這一代的中國婦女受了日本如此強烈的惡劣刺激，則下一代的中國人思想上會有如何的影響，當可推測而知。日本天天設法防止中國人有愛國思想，即取締所謂「排日」思想，而日本自己却加緊用

鐵的事實來教育中國民衆，告訴他們國家衰弱的痛苦，和發奮圖強的必要。

津浦路明光車站上，一位打紅綠旗的站員正高舉着綠旗，口吹警笛，命令開車，似乎因爲他站在大綠樹下面，綠旗沒有被司機注意到，他連吹警笛，都沒有發生效力，他生氣了，再拿着綠旗前進兩步，仍然沒有影響，他率性再走，他走到我站立的一輛車門邊，車箱上正有「開往北平」的白底黑字指示牌，他斜看了一眼，苦笑道：「嘿！還開往北平！天津都不行了！」我隨便和着他說：「最多幾年後總可以再開北平的！」他被「幾年」兩字怔着了，趕緊說：「也快，只要咱們隊伍一上，就快了！」我看他神色沮喪得厲害，左手雖然高舉着綠旗，右手却拿着銅笛不斷的擺動，頭部左右搖動，逐漸低垂，他口中發出淒涼的聲調說：「一家八口在天津，日本鬼子燒殺後，到今天還一點信沒有！……」

徐州車站，幾位老朋友的士兵，集起來談天。他們的正餉是除伙食外，尚有餘剩，「九一八」國難以後，國家財政困難，軍隊薪餉不免稍減，當然他們的收入不夠支出，感到痛苦，而他們又知道痛苦之來由於國難，國難之成，則全由於日本。於是他們有了期待了。他們期待着國難的解除，來解除自身的痛苦。

我認爲中國今後一定能產生真正的愛國主義。不只是感情的，而且是利害的。基於利害的愛國主義，其表現將大不相同了。

感情的行動，與實際利害的行動，其結果差異甚遠。世界各國之開拓殖民地，如哥倫布，如維加達哥馬，如麥哲倫，皆劍及履及，先鋒所至，經濟政治勢力隨之，而中國則冒險遠征之英雄如傅介子，如班定遠，如鄭和，其探險事業之本身，皆不下於西哲，而其效果，則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梁啓超先生論哥

倫布等之遠征，謂「其希望之性質，咸以母國人滿，欲求新地以自殖」。而「我國之馳域外觀者，其希望之性質，則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

在相反方面，如果國民對於國家，只覺得是「恥」，而不是「痛」，亦不會有澈底的愛國行動。所以中國國民愛國心之是否堅定，愛國行動之是否能有效的實際的開展，則要「痛」的感覺是否普遍以爲斷。而「痛」的感覺之普遍的傳佈，則全有賴於日本。

(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鄭州)

蘆溝橋畔

長江

一 無從說起

中國對外一次一次的小衝突，逐漸證明了中國一天一天的抬頭。人家一貫的方針，是要打擊破壞中國統一和強壯的趨向。他們的這種希望，和我們生存的本質根本相反。這一個基本的不相容，說明了中國之必然會和他們不斷的衝突。

去年我們軍隊飲泣退出我平漢北寧平綏三路聯絡要點的豐台，今年在我北

方和中部唯一交通要道平漢路咽喉的蘆溝橋，又發生重大事件。這真是「理從那兒說起」？

日軍於七月七日夜間，攻擊我蘆溝橋。蘆溝石橋乃以東西方向，跨永定河，石橋之北，有平漢鐵橋平行而立，石橋之東，緊接宛平縣城。那時城內僅有二十九軍一營，負看守兩橋之責。日軍七日夜間，進入鐵橋東端，我軍一面奉命守橋，一面奉命對於日軍非其開槍不得還擊。這太難實行的雙重命令，加到守護蘆溝橋的我軍，眼看着人家在城週活動，不能出擊，現在已黑夜襲到鐵橋上來，當然要打了。然而雙重命令逼迫下的軍隊，仍然只得忍耐下去，不敢開槍。但當夜人家由永定河上游潛過河西的部隊，與他們河東的部隊東西夾擊，我們北方今日唯一咽喉地的蘆溝橋便為他們所把守了。

橋西五六里長辛店，駐的吉星文團，他看橋一失守，怒不可當，他負着守

護北方與本部各省聯絡的唯一咽喉的責任，主觀上上級給他的命令怎樣，我們不知道，但是客觀上這個橋太重要了，全國國民的熱望乃至於今後北方對外大局所關的嚴重性，都不容這座橋之爲人所佔有。他本於國民義憤，本於軍人衛國的天職，率領他部下悲憤痛哭的官兵，決定前進，八日夜間，陰森的永定河面，隱蔽了數百衛國英雄之潛行，一剎那間，雪亮的大刀從皮鞘中解脫，但聽喊聲與刀聲交響於永定河上，九日清晨，河岸居民見橋上橋下尸橫如壘，而守橋的人已換上我忠勇的二十九軍武裝同志了！

接着是奉令撤兵！原來交涉好的雙方於上午九時同時撤兵，由石友三所統率的冀北保安隊三百人開入宛平接防。蘆溝橋之本身，無法可守，最低限度要有宛平城才可以有守護的根據。九日令保安隊三百人入城，即等於將關係重大之蘆溝橋交於三百保安隊之手。我們爲了和平，已經忍受令我們無罪的軍隊舍

淚撤退。誰知九日清晨，我方反被轟擊數十砲。同時由北平開往宛平的三百名保安隊，又被阻擊於五里店，頗有死傷。強求只准保安隊五十名通過入宛平城，而只准帶步槍，每人只許帶子彈三十粒，要扣留保安隊所帶之機關槍。宛平方面終日不見保安隊來，而我軍已撤，城外之日軍，人數雖略向後移，城東軍事要地之「沙崗」，仍在日軍手中，阻擋一日，經北平再向天津日軍當局交涉，始准二百名保安隊入城，不准帶機關槍。

日軍旋又進至宛平城外，其後方援兵源源而來。豐台的中國人眼看着以中國的鐵道，中國的頭二等客車，中國人的司機，開着中國人民血汗買來的火車頭，載着人家的軍隊，經過中國的領土，開到中國的蘆溝橋附近去打我們中國人！

人家準備好了，當然再攻，再攻沒有攻下，又講撤兵；又說好十二日雙方

同時撤兵。誰知正是十二日人家又打我一頓。

這回他們派了些監視撤兵委員，拿着地圖到我們宛平城裏，公開的把他們砲兵射擊目標定好。我們的縣府、公安局、團部、營部、連部、砲兵陣地等，完全調查好了。於是他們的砲兵就一砲不亂發的，打在我們那些要害地方。

十二日第二次受騙以後，中間不斷衝突，情勢緊張。日本國內宣稱動員四十萬軍隊，多少架飛機，關東軍從我們的北寧路源源而來，這些行動，當然刺激中國的反應。全國人心隨着緊張起來。記者從上海經鄭州轉徐州，再看看歸德開封，又看看石家莊和保定，印象都很不差，無處不是蓬勃的生氣，無處不是代表國運的好轉，軍民萬眾一心，但等機會捐軀以衛祖國。

後來接到消息，雙方又決定二十日撤兵。有人以為這回也許可靠了。誰知二十日午後一時許，日軍對我宛平小小城池，開始八日事變以來空前的猛烈的

砲擊，如雨的砲彈一顆顆精確的落在宛平的軍民頭上，空炸、墮炸，各式各樣破壞和殺傷力量，把宛平城裏的軍民打得血肉橫飛，民房家屋，塌的塌，倒的倒，四五小時的集中砲戰，彈烟與塵埃把宛平弄成了一座烟霧之城，城裏已準備撤退的軍隊和毫無武裝的民衆，被這幾百顆砲彈打得糊塗了，到底怎樣一回事呢？

這還不算，砲聲停止了二小時，有人去問日方，據答又是「掩護退却」。這當然沒有事了。然而九時以後，密集的砲彈又來了，仍然集中到宛平城，東門樓打平了，東北城角打塌了。騎兵步兵坦克車部來衝過鋒了，我們始終守城未出，你要退却，要來衝什麼呢？這是尤爲難解的。九時以後的砲攻，竟向蘆溝橋後方長辛店打了九砲，有七彈落在長辛店的平漢大機廠附近，那是我們北方重要的鐵道工廠！

第四次的撤兵，是二十二號。三十七師馮治安部，已紛向蘆溝橋南撤退。而二十三日清晨我們在大井村遇到日本軍官，他說：等中國軍隊撤了幾天，我們再看看！

二 太息唏噓

許多人都喊着要到前線，然而真到了前線，叫你感覺痛苦的事情才多。所以東北青年劉琪君到長辛店一看自殺了。可惜他自殺得太早，知道的事情還不多。固然，我們也不贊成他那樣自殺的行爲，因爲本來救國是一種艱難事，我們犧牲要有實際的收穫，然而前綫現象，能令一個愛國青年自殺，太不是尋常的事情了。

前線的二十九軍官兵，那一種忠勇的情形，實在令人可歌可泣，他們從不

對敵方的精利兵器，表示恐懼，重重的子彈帶纏着他們的上身，手槍步槍手榴彈大刀大衣雜糧袋掛滿了他們身體的架子，粗粗的腿，挺出的胸，有力的腕背，紅漲的臉面，有殺氣的目光，每一個官兵在國家神聖任務籠罩之下，都成了英勇豪邁的壯士。敵人大砲把他們犧牲一批，第二批仍然和第一批一樣雄赳赳的把守在前綫上。剛才哨兵被人打死了，第二個哨兵會快樂的，接近他生命的死亡線。敵我前線相去不到半里，我們的官兵毫無畏懼的在火線上談笑，有人勸他們小心，他反而說沒有什麼關係，這是說明我們樂死的精神。二十九軍官兵在蘆溝橋前綫的表現，值得我們中華民族萬世的謳歌和景仰。

然而我們進一步看看蘆溝橋抗戰中的實況，我們太不能自安了。

這樣忠勇的官兵，我們對於他們的待遇怎樣呢？他們以他們的血肉，保衛了北方交通咽喉，他們誠然本於他們的職責，然而他們在敵人鋒利的砲火之

下，死的死，傷的傷了。我們從未見過蘆溝橋戰場上有過担架兵，看護隊，醫官，野戰醫院等任何國內戰爭時皆所必有的設備！死的死了，死了，我們任他們英勇而犧牲的軀體暴露在原野中！傷的傷了，傷了，我們沒有救濟工作，流血不能止，有毒不能消！如果戰況稍平，全賴我們未死未傷的戰士配合當地民衆作些救濟工夫。此等人既非有專門救護知識，又沒有救濟器具。我們看到許多受傷官兵被人扶着從蘆溝橋走五六里路，到長辛店，其已完全不能行動之傷，則用鄉間之桿繩等物，將其不合理的抬上，有些本來尚不十分利害的傷兵，經如此抬到長辛店後，已經奄奄一息了。我們最覺得對不起爲國傷亡將士的，是蘆溝橋後方的長辛店，還沒有半點戰場醫院設備，全賴平漢鐵路長辛店醫院的醫師們自動慷慨出來作救護工作，否則他們更加痛苦了。

不但是死傷救護，我們沒有做什麼工作，就是作戰上槍砲以外的器材，亦

完全由地方供給。在蘆溝橋正面的始終是吉星文一團，後方的交通運輸，電信通信等，我們不會作應有之布置。所以此次宛平縣第六區，即長辛店所在一區，民衆對戰事之負擔，異常艱巨。對方是有完備的鐵道汽車等交通組織，而我則全恃地方之毛驢民夫大車以供往還。我以始終一團的疲憊之師，當彼全軍之銳，官兵日漸耗損，城內物質破壞日多，敵方之砲火日烈，前方之補充全恃未死勇士精神之再造，後方之接濟，則恃有限民力之勉強支持。

此次衝突，日方興師動衆，範圍甚廣，其後方爲豐台，爲天津，爲瀋陽，爲高麗，爲其本國。而迄今日止，我們之後方爲宛平縣之第六區，且此區區之一區亦非有組織有計劃者。軍隊無糧，問之地方，軍隊修戰壕，要民夫，問之地方，軍隊要燃料，問之地方，軍隊運輸，要民夫，問之地方，軍隊抬傷亡，要民夫，問之地方，軍隊修路，要民夫，要石匠，問之地方，軍隊送飯，要民

夫，問之地方，軍隊要大車，問之地方，軍隊要人力車，問之地方。我們很抱歉對前線之供應，不能週到，致勞諸將士之分心於事務，減低作戰能力。

地方民衆爲國犧牲之精神，此次在長辛店一帶充分表現。民夫多日夜工作，既無報酬，又不能得一好休息處。我們要追問者，爲什麼國家對外抗戰，要令宛平縣第六區獨當接應前方之責？

三 問題重重

我們看到許多五六十歲的民夫，他們經不起晝夜不停止的工作，肢體發了腫。許多應差的毛驢，日夜不停的輸運，連飲水工夫都沒有，都漸漸瘦倒了。有許多趕毛驢爲生活的苦力，他們唯一的生產工具——毛驢既然是無代價的爲國服務，他們「從手到口」的家庭，生活立刻失了憑藉，父母妻子皆開始

作乞丐生活，其有不願作乞丐者，則採樹葉及野菜爲生，而這般苦力本身亦多枵腹奔走。有一脚夫在長辛店拍其空縮之腹，笑謂記者，這幾天來都沒有吃飽了。然而，他們對於這種辛苦的服務，毫無怨言，有一次管理他們的警士有疑惑他們逃跑的意思，他們憤憤不平說：「你放心！這回國家事，不比往常，你要用，儘管招呼，不用說現在不會跑，就是咱們回家以後，什麼時候要，什麼時候準來！」

有一個六十五歲的老農，家裏只有兩個小孩和一個毛驢，他被徵到前方服務，日夜搬運，肩上腫了，腿也酸了，幾天還不能回去。他放心不下他的家庭，兩個孩子不能自主，小毛驢也無人照料，有一天他乘着送飯到前方的機會，在回來時候，繞道十餘里，回家看望一趟，然後趕緊回到民夫本部來。管理警士認爲他私自潛逃，罰他十天繼續工作。他對我說：「作十天倒也沒有什

麼，要說打外國的時候，說我潛逃，我真有點不服氣！」

長辛店蘆溝橋這樣的地方，完全以交通過道的資格維持車站附近人民的生
活，戰爭以後交通斷絕，若干人之生活立刻失其來源，小商人、脚夫、人力車
夫，乃至趕驢的苦力，平日本無富裕的盈餘，今受外敵影響，生機斷絕，而他
們尚不能不作戰爭中軍事運輸等負擔，其痛苦當非普通人所能想像，我曾問他
們如此下去，如何支持，他們的答覆是：「我們希望早日把日本打出關去，我
們就可以再安心的過活！」所以民衆對外抗戰犧牲是以有希望爲前提，而且忍
耐有一定的限度，而且他們是歡迎攻擊的戰爭，在短期中他們是可以無條件忍
受的。

我在長辛店看到軍隊下令給宛平縣政府，限他們三日之內，要修整一條兩
丈寬的公路，其中並有開石山工程，宛平縣的屬區，在永定河西岸的，只是全

縣面積的一部份，縣長兼專員王冷齋先生已經累得生病，祕書長洪大中先生也剛從砲火灰下爬出來，他們人力財力太有限，而且開石山是需要技術指導和技術工人，也不是馬上可以完工的事情，然而確乎軍事需要，非常迫切，前綫軍隊是沒有不是的地方，縣長爲難，也是實情，只是全軍對外抗戰，這些事也沒有人管？

戰區附近，漢奸活動相當厲害，這似乎說明中國人心之不齊一，足以引爲悲觀，然而詳細分析，漢奸的內幕，實在也可憐，而他人謀我之深遠，亦足以爲國人警惕。原來他們平日在中國施行毒化政策，使若干無知愚民墮入鴉片嗎啡的氣氛中，麻醉了意識，而且窮困破產之後，成了遊民，每日的癮病，逼着這般毒夫不得不想解決急切需要的法子，於是人家乘機而入，賂以重金，每人每日二十元，鴉片白面管飽，如果情報確實，比方能確實探明我方高級司令部

目標，而爲其砲火確實擊中者獎洋一千元。自然，他們說的話，不會可靠，不會如此慷慨，然而毒夫是漢奸主要的成員，却一絲不假。

我們在這些特種工作上，做得不夠，而且很少有經過特殊訓練者，只能很形式的，很機械的作些外形表皮工作，並不能機敏的對抗外來的諜報，而展開自己的情報網，如二十日日軍第二次違約猛烈砲擊宛平城後，城內守兵疑係平日參觀人洩漏消息，告訴日軍砲擊目標，故遷怒外面入戰場慰勞、調查等人士，同時不准城內婦孺出城，仍以恐洩軍情爲理由，此皆未曾了然於近代作戰之根本的意義，而徒爲過分之操切，增加吾民在戰區中之痛苦。其實日軍之測量蘆溝橋長辛店等地之詳細軍事要地，有曾爲日軍嚮導之某君言，自豐台被佔後，日軍以演習爲名，來此實測者，已不只二三次，平日無對抗，非自今日始。且累次交涉停戰之彼方人物，卽爲實戰場再詳測之人物，我們不能將

其如何，而重苦吾民，不能不謂有相當值得考慮的地方。

有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日軍數次如此猛烈砲擊宛平城，而却未曾以一彈加於蘆溝鐵橋上，石橋亦無大傷。此中有極大之道理，萬不可忽過。日軍七日奪得蘆溝橋，八日夜在相當犧牲下再入我軍手中，論感情，日軍對守橋軍隊痛恨已極，如志在單純消滅吉團，則吉團本困守小小宛平城中，其後方交通與接濟，全由橋上而來，日軍如能將橋破壞，吉團之糧食彈藥等皆無來源，不戰亦且不能持久。乃日軍計不出此，惟集中砲火，打入城中，其意蓋對北方根本認為已早有把握，只是希望能趕走强硬無援之吉團，此永定河上之兩大交通要道，日軍尙須珍惜爲己有也。

平漢北段戰爭，論地勢關係之重要，首推蘆溝橋，有蘆溝橋則尙可與豐台平分險要，而平綏路尙不致成爲死路。蘆溝一失，則人家整個控制平津險要，

以平津間鐵路爲紐帶，以北寧爲後方，以優美的內線作戰方式，以對付我津浦平漢之軍隊，可以收集中運用兵力以突破一方之效。平綏路之被囊括，尤其在無可逃避之中。而守蘆溝橋，如對北方之敵言，當守宛平城東北二三里之沙崗高地，該地控平漢與北寧之接口，此爲平保公路所必經。「七、七」事件後，日軍佔有其地，且着手構築工事，至今未停，沙崗不守，宛平城亦不過如聊勝於無之地勢，如並宛平城而放棄之，則北方內線作戰之優良形勢已成，今後再欲爭回該地，恐非有重大之犧牲，不能達到目的了！

(七月二十三日)

保定前方

長江

這次戰爭，是拚中日兩國的國運，中國如果中途屈服，即成爲日本之臣奴，日本軍如果不能支持，日本國內必生政治變化。二十八日的勝利，引得全國人心的沸狂，許多人估計着日本在平津附近不容易得手，因爲二十九軍在平津現有的兵力利用青紗帳的掩護，是可以活動自如的。然而二十九日的消息，却比較二十八日大不相同，我們的陣線，因爲混沌和不合理的原因開始崩潰起來，我們軍隊一味的亂戰，我們未曾集中，未曾有相當計劃的運動。平郊附近迎戰，不用提了，天津方面我們也相當忙亂。

不過，日方之僥倖心理，似乎也改變了一些，二三百人那些活動，希望有什麼收穫，那是辦不到了。所以日本二十八日從古北口方面進來近萬的敵軍，來對付我北苑的軍隊，不是從前兒戲的心情了。

二十八二十九兩天戰事，說明我們軍隊游擊戰爭之未曾充分利用，守着些不鞏固的工事，反而給敵人許多飛機大砲的目標。南苑北苑等等過去作戰觀點上認為重要的地方今天我們必須適當的放棄，而充分利用遊擊戰爭，以因頓敵人。但是因我們軍隊本質上沒有游擊戰爭的訓練，當然難於產生優越的戰鬥形勢。

三十七師二十九日撤退下來了，這包括死守蘆溝橋的吉星文團在內，馮治安先生的部隊太辛苦了，七月七日晚間起，直到二十六號，北方主要的作戰部隊，都是三十七師，在北方和戰待定的局面下，多勞三十七師毫不動搖的把守

着蘆溝橋和八寶山陣地，使北平對外交通保持着「一線生機」，根本上延宕了日軍對北平壘中捉鼈的計劃。

因為我們北方部隊，特別是平津部隊，在過去受和戰不定的影響，軍隊的戰略布置沒有健全，中了敵人緩兵之計，他們調動好了，一翻臉就向我們進攻，我們被逼來了一個倉卒應戰，因而吃了敵人各個擊破的虧損，我後方部隊慢慢展開了，三十七師這時應當調到後方休息整理，乃為事理之當然。但是前方一般軍民，不明個中究竟，以為馮師撤退，即係整個放棄平津，悲觀空氣，立時瀰漫前方，甚至有人問：「保定再退將退至何處」者。這完全是我們普通民衆太看重「戰鬥」的勝利，對於每一個戰鬥，都希望着美滿的結果，其實戰鬥只是遂行戰略之一種手段，有必須連續不斷的戰鬥勝利者，有只須半勝半敗者，有須敗至衆多之次數，而只須最後勝利一次，即可達戰爭之目的者。我們

中國是物質上落後，而軍事經驗上超過日本的國家，我們萬萬不能希望我們的將士在每一個戰鬥上都必須獲得勝利的光榮，我們只望他們忠實執行整個計畫，整個領導下的行動，必勝的戰鬥，我們當然不顧一切的必其成功，然而不必要的勝利是不宜強求的。

二十九日敵機十四架猛炸長辛店的時候，長辛店有三位勇敢的新聞記者幾乎被橫暴的攻擊所犧牲，一位是新聞報記者陸詒先生，他是機警幹練，而且忍苦耐勞，一位是中外社的小方先生，他近一年來的攝影和文字嶄露頭角於新聞界，一位是實報攝影家宋致泉先生，他的攝影不貴在他能有純熟的攝影技巧，而在他能深入各種困難機會，以發展他攝影的活動。他們都勇敢的在最前線工作，他們幸而都徒步逃出長辛店，走了幾十里，才遇着火車回到保定來，我們這裏值得慶幸，慶幸我們戰地新聞工作同志，沒有造成不可挽救的損失。

這幾天日本飛機幾乎每天到保定來，有時放射機關槍，打傷幾個居民，向和平的居民放槍，只有橫蠻的日本軍人才辦得到。二十九日日機既然炸了長辛店，而且偵察機常來保定，其必然會無理對付保定居民，大家皆在意料之中，無武裝的居民對殘暴的轟炸之來臨，只有避之爲佳了。所以從保定南去的火車，總是擠滿了難民，女人小孩最多，她們本是保定人氏，或者她們的家主工作在此，他們本來和平圓滿的生活着，到今天他們不能不分離了。飯車上我看見一位廣東中年婦人，哭紅眼皮和她丈夫告別，她有兩個小女孩和一個男孩也淚眼汪汪，一直叫爸爸，窗外那一位中年深眼的男子和一位似乎是他長子的青年，容顏慘淡，望着他們的妻子母弟，火車開了，窗內外的眼淚更洶湧的對流了，他們追着火車，一直在窗外揮手，窗外的人看不見了，當母親的又回頭來勸這三個小東西，最小的女孩不斷的叫「張媽！」她母親說：「張媽先回廣東

等你去了！」大女孩子在夜間突然問她的媽媽：「怎麼走了這樣久，還沒有到家？」她母親可憐的說：「到家還有三天三夜，你不知道我們的家鄉是在中國最南面嗎？」這些小孩似乎不知道他們的父親是爲了鐵路工作關係而來北方居住的人，他們雖然生長北方，而他們的原籍却在五嶺之南，她想了半天，再說：「那不是和爸爸越隔越遠了嗎？」「那有什麼法子呢？日本人要不講道理來壓迫我們，我們有什麼法子呢？」她不自持的黯然神傷了。

保定今天成了平漢前綫正面戰場的中心，各方來的慰勞代表，都集中在保定，北平的、天津的、太原的都異常興奮，異常忠誠的來到前綫，特別是太原來的代表，他們男女一齊武裝，他們過着極艱苦的士兵生活，在站台露宿，他們在山西已受過游擊戰爭的訓練，他們正研究如何能實際的配合着前綫工作，如何能發揮學生與民衆在軍事配合上最大的效能。天津南開學生代表三十日聽

到日機炸燬南開的消息，他們沉默了，他們說：「好了！我們開始流浪了！日本人逼着我們流浪了！」有人說：「我四年來的日記完了！」有人說：「我幾年辛苦作的筆記完了！」北平代表們無論從那條路都不能回去了！

世界上的事實，死路就是生路。不弄得窮途末路，逼不出驚天動地的人才。日本軍人炸燬了我們的平津，屠戮了我們的同胞，我們誠然痛惜，然而我們却不悲觀，因為我們同胞們無辜的血肉，正是我們建造堯華燦爛的新中華民族之基礎；他們暴露在瓦礫場上的頭顱，和白骨，正是我們翻身的橋梁。日本如此逼迫，逼成我們全民族的萬眾一心，日本人如此殘暴，逼出許多鷄鳴起舞的傑士，看吧！倒臺將近百年的中國，一定能在日本兇橫的侵略下翻身！

關於後方慰勞工作，從長城戰爭，緩遠戰爭，以至於最近的平津戰爭，我們覺到慰勞工作有許多毛病，非想法挽救不可。我們知道前線作戰的部隊，他

們最重要的工作是戰爭，我們慰勞的作用是安慰他們的心情，鼓勵他們戰爭，但是我們往往去得太多人到前線，讓我們忙於作戰的官兵還要分些精神來招待我們。這是絕對不該的事情，其次各地慰勞工作，缺乏統一的指導；大家行動太紛亂，東一隊西一隊，慰勞品不見得合乎前線實際的需要。往往某一種買得特別多，某一種却特別不夠，而且對於部隊的分配，也很難實際公平，故前方必須有統一的慰勞組織，納各種慰勞工作於正軌。

慰勞工作，除代表不能太多，慰勞品的購置和分配，應有統一的辦法外，慰勞代表到前方，宜少問我方軍事行動和佈置，因為軍事勝利關鍵，以行動祕密爲要件，我們普通民衆，知道些軍事消息，除了閒談資料外，很少實際用處，然而敵方諜報，布滿各方，我們無意之談話，將可能成爲危害我軍之行動。

戰爭已全面開展，後方民衆的任務，已不是談理論時間，我們當切切實實的研究戰爭中的需要，而作我們應做和能做的事情。我們今天已把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放入求生存的戰爭之中，但是不是我們自今以後都要去當軍人，近代戰爭不單純的是軍事的戰爭，而是社會的戰爭，即是社會各方面全般的和持續的戰爭。我們對日戰爭不是短期內可以求得勝利的，我們要能維持軍事的繼續支持於不墜，我們應當更加健全的更加努力的來作行政的、經濟的、教育的工
作，這樣才可健全維持中國社會的生命，社會健全的存在，才有力量繼續抗戰，才能愉快的策動戰爭。

當然國際戰爭時期，必然的有更多的人投到戰爭裏面來，我以為除了有軍事組織和訓練的民衆外，一般的民衆和青年學生，對於直接參加戰鬥，頗不相宜。因為沒有戰鬥經驗的人容易被殘酷的戰鬥所影響而牽動全部陣線，這是事

實的問題，不能強求的。所以普通民衆最好訓練來做救護傷亡和簡單謀報工作，青年學生最好加以相當訓練，使之任遊擊戰爭中小隊指導，同時作較深入的情報事務。

人心的狂熱，簡直幾乎近乎荒唐，一天有人問我：「我們有兩架偵察機已經到了東京，你知道嗎？」我沒有敢答覆他。我只是說：「我們國民必須知道，中日戰爭是件大事，我們要有熱情去衝鋒。我們還要有冷靜的頭腦來分析，在我們一絲不苟的做到了我們應作的關於戰爭的一切，勝利自然在我們。如果用買航空獎券的心理來看待這回國家的大戰，那是最危險的有害的心理。」

(二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保定以北

小方

令人苦悶了好久的蘆溝橋事件，終於給我們一個大的興奮。七月二十八日早晨，記者正在保定，聞北平四郊已於二十七日夜發生戰事，乃於是晨乘赴平之火車趕往視察。

平漢鐵路，自所謂蘆事「和平解決」後，曾經通了三天車，但是今天車站上的臨時佈告牌上，又寫出了「客票只至長辛店」。火車誤點開出，到長辛店的時候已十二時半；沿途逢站均有停留，常見樹蔭深處，有我們的國軍隱約的前進。快到長辛店的時候，由火車的高處，又見到東邊的高糧地裏，走着二排二

十九軍；他們一半人着軍衣，一半人着便服，沿着曲折的田地，向永定河方面開去，全車的人，見到這一幅景像，均情不自禁的歡騰起來。

太原來的犧牲救國同盟，國民兵，……等團體之代表二十餘人，正在車站上；他們是隨着夜間開來的貨車到長辛店，預備經門頭溝去北平，但是因爲平郊戰況激烈，未能即刻出發；其後又得當地駐防之戴守義旅長面示，說是我軍已克復豐台，大井村一帶之敵人，亦已退却，這消息是上午十一時傳出來的，他們——太原各代表即整理行裝，於下午一時徒步赴門頭溝，因爲預料北平是不成問題了。

記者本擬赴平，惟既知豐台收復，乃留長辛店，以便就近前往視察。鐵路沿線兵士守衛森嚴，一列鐵甲車從大鐵橋上往回開來，這是回長辛店去「加水」的。車上的兵士各個都顯着一副愉快的面色，隨後又見許多兵士自前方下

來，他們也大半是穿的便衣，頗有農民遊擊隊的風味。每個人的臉上都浮着一個堅苦的表情，我向他們打招呼，他們用笑容來回答。問他們前方的情況，他們也只是笑。有幾個人拿着日本軍官用的指揮刀，問他們從哪裏得來的，他們也只是笑。總之，這是一種說不出來的愉快！

六點半鐘，日方轟炸機四架飛來長辛店，並未擲彈，但在同時，宛平縣城內遭到重大的破壞，又有二十餘架飛機在西便門外我陣地施行密集轟炸，前方情勢似有相當轉變。

入夜九時，戴旅長親往前方指揮，並派一連人偷襲沙崗子。沙崗子在蘆溝橋東北，平漢鐵橋之東南，距鐵路線有一百餘米達，只是一個小土山。但地勢非常重要。以前中央軍第二師駐防北平時，工兵營把這裏修建成很堅固的工事，費了兩萬元經費，第二師調走之後，接防的部隊未重視這個地方，然而却

早已被日軍所注目了。平常，他們就常到這裏來演習，蘆溝橋事變一發生，日軍首先即佔據此處。在戰略上，這地方無異一個宛平城第二；二十八日早晨，我軍雖已將大井村一帶之日軍擊退，但是這座孤立的沙崗子裏，還留有百餘人及重砲軍火，簡直對他沒有辦法，部隊是沒有方法衝鋒，鐵甲砲車的轟擊，亦無濟於事。

勇敢的一連人在夜色朦朧中出發了，我們明知道此去必有相當損失，但是自己並沒有什麼救護的設備，只在臨時，向警察局要三十名民伕，爲的去抬傷兵，抬傷兵的工具亦很缺乏，不知道這三十名毫無軍事訓練的民伕，在戰場上將怎樣執行他的職務。

偷營去的出發不久，一聲震耳的大砲忽然響了，砲彈係由沙崗子日軍陣地發出，落在長辛店車站；接連着第二第三聲……以後，每隔十分鐘發兩響，一

直響到次日的天明。

二十九日晨，記者離長辛店赴門頭溝，在街頭正遇着吉星文團自蘆溝橋撤退回來，覺得很奇怪，問他們蘆溝橋上有人接防否，他們也不答應。同時，在去門頭溝的大道上，三十七師的隊伍亦由西苑方面退下來，據他們說昨夜在北平附近還打了一夜仗，日軍藉坦克車攻擊，戰爭非常激烈。

行出長辛店十餘里，遇到從門頭溝返回的旅客，據說北平與門頭溝之交通亦斷，好像一切情形均與昨日在長辛店所聞者大為相異，返平企圖既不能達，記者乃折回長辛店。

回到長辛店，恰為早晨七時，站上員工都避在一個地洞口上，知日軍飛機將臨轟炸，過了兩分鐘，沉重的飛機聲從東面響過來，數目不多，只有兩架，記者避在一個房沿下面，飛機在頭上打旋，忽然，引擎的響聲停了一下，飛機

好像落了下來，但落下來的却是一個炸彈，距離我二十米達遠的一座民房破壞了，我沿着牆根走，離開這一個危險地帶，不多時候，兩架飛機就飛走了。長辛店車站上，冷清清的，一輛客車也沒有，記者只得沿鐵路徒步南下，吉星文團退下來的隊伍，絡繹不斷的陪伴着我，他們到了離長辛店二十里路的南崗窪集合，樣子很疲倦。團長也隨着隊伍一同走，大家在這裏休息。到南崗窪約十分鐘，一隊飛機又來了，先是九架，見他們盤旋在長辛店的上空，一升一降的拋着炸彈，轟轟的響聲，這裏還聽得很真。接着，六架重轟炸機往南崗窪飛來了，無疑的，目標是向着吉團來的。機關槍連正在集合訓話，一時散開不及，幾個炸彈落了下來，隨着又是機關槍的掃射。我們受到相當損失。飛機盤旋了很久，投彈五十餘枚，並且飛得很低，我們沒有高射的武器，只得被敵人任情的屠殺。高粱地本是避飛機的去處，無奈因爲人數過多，並且二十九軍完全穿

的是灰色服裝，對於綠色的高粱地也不很合適，更何況敵人能夠飛得這樣低呢？當時的情形實在「慘不忍睹」。

記者以接近軍隊，危險性較大，乃離南崗窪繼續南行，二十里至良鄉。車站上停着一列軍用火車，這列車從前方節節後退，自然是爲了避開飛機的眼線，但是第二天，當它避到保定來的時候，結果還是被炸毀了。日本飛機怎麼這樣清楚的知道這是軍用火車呢？這自然是漢奸活動的力量了。

記者在良鄉未久留，即再徒步前行，又二十里，至竇店車站，時已下午三時，站長告記者已有客車一列自長辛店開來，等了好久，從老遠的鐵路線的盡頭處，一座雄壯的機車直奔而來，他帶來了長辛店的全體路員，不只是全列車裏都裝滿了人，連車頂上，機車頭上也都立了許多逃亡者。長辛店現在是一片空地了，路員的家屬早已有數十列專車離開了長辛店，只剩下這一部分負有職

務的人，也於這次列車全體退出來。他們述說長辛店被炸的慘狀，令人聽着不忍入耳！問他們二十九軍都退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們說沒有見到。的確，這也是一個謎，二十九軍忽然從防線上總撤退之後，就見不到他們的蹤影了，這決不是敗退，這好像是一個有計劃的神秘行動，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或許會有一個戰略上的轉變吧。

(七月三十日)

平漢前綫

士 焯

沉寂的戰局，使人感覺到煩悶。淪陷於敵人鐵蹄下的人們，遭受着敵人瘋狂的踐踏，忍受着不能再忍的痛苦，抗敵的怒焰在胸中燃燒着，希冀國軍早日北上，驅逐敵人出了山海關外，驅逐敵人離了中國國土。因了敵人重重壓迫，慘無人道的姦殺擄掠，不能解除的萬世深仇，因此更重重加深起來。我們民衆那一個不準備走上悲壯的慘烈犧牲之路，敵人們有的是坦克大砲等等機械化的武器，我們有的是血肉之軀和不能磨滅的偉大精神。我們相信：爲民族解放而發起的抗戰，必能在將來獲得最後的勝利。記者於六日由保定北上到高碑店疏

璃河等地作前綫視察，於八日清晨返保，短短的三十幾個小時，得了些極感動而不能磨滅的印象。前方人民軍隊的煩悶，那並不是悲觀，而是大火前的濃烟。我們相信：熊熊大火在極短期間內會燃燒起來！

到高碑店

六日晚七時由保定搭唯一的維持保定以北交通的列車北上，同行者尚有報界的兩位朋友，短短的幾節列車擁擠滿了人。除了我們幾個旅客外，其餘多半是忠勇抗敵的將士們，由保定開到前方去，不論那一個團那一個隊全在熱烈歡欣的談着，以殺敵多少為中心的談話，把一車上人的睡意全都打消，刀光下的「皇軍」會叩頭如搗蒜的求免一刀之苦，頸項上套着橡皮圈，胸前背後掛着甲，但仍難免手足上一刀，消除了他們作戰的能力。談到高興處，他們的語鋒

會轉而銷沉下來：「爲什麼大軍還遲遲不前，給敵人從從容容集合攻打南口的機會？」爲什麼敵人空軍從從容容屠殺我們民衆，焚燒我們的建築，而我們的空軍還沒有北來？」他們發了疑問之後，更有人感慨着說：「平津保三處的老百姓沒有看見過中國飛機，除了郵航機以外，就是日本飛機在天空中顯示着他們的威力，我們中國飛機會不會飛過平津而到國外轟炸呢？」更有人悲壯的說：「敵人有的是飛機大砲，我們有的是頭顱和熱血，我們的精神可以克服一切！」談話聲減去了旅途中的疲倦。列車因爲僅有一列，風掣電閃的向前衝去，到高碑店還不到九點鐘。車站上旅客還不少，但是掩不過蕭索的現象。高碑店車站前後經過敵機兩次的轟炸，車站上的建築物有相當損壞，民衆亦有傷亡，高碑店車站站長劉家楨氏仍能鎮定着率領員工努力服務，雖然車站上比較平時顯着零亂的狀態，但大家仍興奮的維持前方的交通。敵機轟炸的再厲害些，亦不能

嚇退我們全民衆的心，各盡職責是我們現在的信條，車站上人員應該維持交通到最後的一秒鐘。天空中飛着雨絲，記者踏着泥濘到師部去，黑暗中沒脛的泥水，並沒有感覺到怎樣痛苦，順着高碑店街市走去，離着師部不遠的地方碰到我們的守兵，經過嚴厲的詢問和檢查，領導我們到了師部副官處，處長張振楹熱烈招待我們。夜間在副官處聽到報告，高碑店附近時聞槍砲聲，究竟的原因並未查明，車站附近並時有捕獲漢奸嫌疑犯的報告。副官長雖然一夜未得安睡，而我們反得到一個很好的睡眠。

訪馮安邦

八日的早晨，我們在師部訪晤師長馮安邦，那時馮氏正和副師長各處長在師部的院裏聽廣播無線電報告國內新聞，高高的身材，強壯的軀體，和靄的態

度，無一不表示是一個現代軍人的典型。和記者寒暄後，馮氏侃侃的談着前防情況。在沉寂的現環境裏，前方因為沒有報紙，除了廣播無線電所報告的新聞而外，再也聽不到什麼。後方民衆因了敵機的擾亂，心情或較前方尤爲恐慌，但前方民衆安靜的狀態，或更會使你懷疑，懷疑我們並不是走上前線來。在石碑店的住戶約有四五百戶，大半全是鐵路工人的眷屬，在北平附近的部隊後撤時，秩序有時不免差一點，居民一度感覺恐慌，紛紛逃亡，但這一般不能離開土地的人們，跑向那裏去呢？他們不過在高梁地裏爬上一天或兩天，在隊伍開到之後，民衆又漸漸回轉來了。地方的民衆因了教育和生活貧苦的關係，在組織上比較差一點。所以馮師長對於這一點比較特別注意。組織和訓練民衆的工作，現已開始，短期間即可完成。日本軍隊對我們白刃戰比較感到畏懼，日軍作戰是以機械來對付我們的，人數不多，而以大砲坦克車裝甲車活動，敵軍哨

兵不過就是以裝甲車汽車放在道口，並看不到人的活動，我們則兵士個人的勇敢實在使敵人胆驚。此外，我們談着二十九軍這次作戰的失敗，僅僅是失敗於沒有計劃，二十九軍並不是不能打的軍隊，這次在平津一帶亦並不是沒有打，這次是出其不意的遭受了敵人暗算，本身失去了聯絡，被敵人各個擊破，我軍雖遭受意外損失，而敵人傷亡亦不在少數。我們撤退下來的士兵，並未氣餒，經整頓後再反攻上去，很容易收復我們的失地，把敵人驅逐出去。我們又談到防空，敵人真是目空一切，認為我們對空中作戰沒有辦法，亦沒有防空的設備，一架敵機敢飛到高碑店上空來偵察，低空飛行尋找轟炸目標。但連日高碑店陰雨，阻止了敵機的來襲，我們笑着說天空落雨倒成了我們的天然防空。正午我們為高碑店駐軍拍照，晚間馮氏請我們吃晚飯，飯後我們閒談各界救國團體募捐方向，馮先生說，前方士兵生活太苦了，更因現在伙食的價錢太貴，一

個兵月餉除了伙食錢以外，所餘無幾，買鞋襪錢全感到困難，後方民衆若捐物品，亦應多多捐些鞋襪。我們談到興奮處，讚揚我們便衣隊的活躍情形，給敵人心神不安，我們軍隊不久應當能開入平津，開出關外！

前方戰況

夜間我們搭車來到琉璃河，琉璃河現在已成爲我們的最前線。車到琉璃河站，旅長黃樵杉特派參謀李仲笙、汪時雨等由距車站很遠的旅部來迎接我們，招待我們到站長住宅去談話，報告這幾天的情況。該旅是上月二十九日晨四時向北輸送的，到達良鄉、王莊、皇行莊、北公村一帶。當日早晨七時即有敵機十三架飛至長辛店南崗窪一帶投彈轟炸，共投彈一百二十餘枚，但無大效，僅死戰馬數匹，幼童數名而已。當日午後，該部即奉命掩護前方部隊後撤至琉璃

河，二十九軍撤退時秩序雖然比較凌亂，但士氣頗壯，直至二日晚大部撤竣。當時敵軍並未敢南來，僅時有日機三五架飛至我方上空偵察而已。自本月一日起，我軍組便衣隊出發活動，當挑選便衣隊時，報名者甚多，沒有一個兵不願意。早一天到前線去，並有傳達兵多人，亦願意早到前線得一個殺敵機會。便衣隊自一日起在最前線不斷與敵接觸，三日正午十二時有敵機兩架，裝甲汽車四輛，坦克車一輛，沿平大公路南來，掩護步兵百餘人前進，更有敵機兩架在琉璃河我軍陣地上空偵察，當時我便衣隊在望楮北七里店附近，由排長孫懷清率領便衣隊一排，埋伏於汽車路小橋下，待裝甲車經過小橋時以手榴彈投於汽車內，埋伏士兵亦以手榴彈亂投，車輛炸毀，死敵甚多，我便衣隊更由左右兩翼向敵包圍，敵裝甲車逃脫三輛。因連日陰雨，遂僅將所獲裝甲汽車輪及零件運回後方。敵機於低空飛行時，我高射機關槍及步槍等齊發，曾擊落敵機一架，

落於良鄉南三里許之蕭莊高粱地中，零件已由我方卸下，並將全機炸毀，當時更有一機受傷，落於良鄉東琉璃塔地方，於本月四日始被我軍發現，但已被敵自焚，兩機共死機師四人。在奪取敵之裝甲汽車時，我排長孫懷清右背受傷。自三日後，敵防我再度進攻，存於良鄉之裝甲車坦克車等物均已運回長辛店。

良鄉之敵

良鄉的敵人，經過我軍便衣隊的襲擊，已將良鄉四門緊閉，不敢外出。城內的敵人，計有騎兵百餘人，步兵二百餘人，重機關槍一連，迫擊砲四門，有時城外各放一裝甲汽車作爲防守城門之用，至外傳我軍於六日將良鄉縣收復，並不確實。我便衣隊範圍愈廣，南崗窪附近便衣隊亦曾予敵以擾亂，敵人活動範圍僅在鐵路沿線。鐵道兩旁十里以外的地方，敵尚不敢有所活動，良鄉城內慘

無人道的敵軍踐踏下的民衆，唯望國軍指日北上，拯民於水火。良鄉敵軍曾向地方索少女四十人供彼蹂躪，更有朝鮮浪人藉搜查爲名，任意搶奪，稍不如意，槍殺毒打，時有所聞。當地良民被敵目爲有便衣隊嫌疑者，捕獲後卽倒綁在樹上，幾天不給飲食，活活餓斃，悽慘呻吟，耳不忍聞。在此情況之下，唯有民衆自動奮起，殺敵救國，而謀得自身的解放。寶店的公安局商會負責人，因情勢緊張，不辭而別，已由琉璃河我軍隊中派遣負責人員組織維持會，維持地方治安。琉璃河方面更由平漢路路警、平漢路工會琉璃河警察會、商會及駐軍共同發起組織琉璃河戰區各界抗敵委員會，內分總務調查各股，工作頗爲緊張，地方人心，尙稱安定。

長辛店慘狀

敵機轟炸後的長辛店，本來就損失甚大，滿目淒涼，而敵軍盤踞長辛店後，更施以種種殘酷的壓迫。長辛店本來是個工人區域，抗敵情緒特別高，宛平縣前線我軍正與敵人作戰時，長辛店工人確實給我們全民族救亡工作上出了不少的力。長辛店陷落後，工人逃出者不過十分之一二，其餘的當然作爲敵人屠殺的對象。稍不如意，成批屠殺在那種環境裏並不算什麼。敵軍在長辛店者約有一千人，坦克車與裝甲車數十輛，每日小股敵軍分在長辛店附近各村莊巡遊示威。但一到了夜間，敵人多半後撤，似乎是怕我軍襲擊。敵人在長任意胡爲，姦淫擄掠，層出不窮，並限制民衆於夜間閉門，深夜中敵人可以藉搜查爲名，任意在民宅內出入，並勒令每一村莊保護他們所架設電線，稱如電線折斷找不到破壞者時，將以大砲及飛機將全村轟滅。朝鮮人在村莊裏可以全裸體的任意在街市行走，沐浴時，更勒令婦女爲之擦背，種種情形，直是對我們民族

一種侮辱。他們向長辛店地方索少女一百名，經當局請求後，他們反說：「亡國的人民，還顧什麼廉恥！」三家店一老婦，年已將屆六十，被敵軍輪姦而死。此種行爲，實非人類所應有，五六歲的小孩在街心中急走，竟被敵人以槍射死。平漢路大廠（平漢工廠）被敵人佔據後，改爲戶澤部隊工廠，強迫工人開工，工廠內材料已被敵多半運走，廠內原停有五六輛待修機車，正強迫工人加工趕修，以供彼應用。工人們不願以勞工供敵人驅使，連日冒險南來者甚多。記者在由琉璃河返保之列車中，還遇到了三十餘人，他們前途茫茫，但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一定可以把敵人驅逐出境！長辛店工廠仍然可以恢復，回到他們的老家來！

保定以南

小方

記者爲明了我們抗戰後方之情形，特自保定沿鐵路南下，赴冀南一帶視察。關於我方軍事配備，得到的印象非常興奮而愉快，但以祕密關係不便發表，這裏只好報告一些零星的情形。

保定的人心已較前鎮定，往南逃難的人已不若以前的那樣擁擠，這個原因有三種：第一，是日本飛機雖天天來偵察，但未再投彈。第二，是能夠花得起路費的逃難者已經都逃完了。第三，是我方防務日加鞏固，給了民衆很大的安慰，在保定車站上，遇到了七位從北平來的學生，其中有一位是記者的朋友，所

以我們談起來，這七位青年是借暑假期間到北平西山去消夏的，日軍攻陷西山的時候，他們就越過香山絕頂，從山後頭逃了命，沿着山逃亡到坨里經良鄉抵保定。他們看見二十九軍有很多人都退到山裏面，日本飛機雖追蹤轟炸，但是一到了山裏面就發揮不了什麼效力，他們得以憑着好的地理環境休息一下，並且從事集合理整。二十九軍在這次戰役中，所以受到這樣大的損失，關於戰略上的原因，這裏不提，我們只檢討一下自己的缺點：第一，二十九軍兵士雖然平時都是受的尖銳的抗日教育，雖然每一分鐘都在準備着戰鬥，但是他們忽視了「工事」，這一點比起晉綏軍的作風可謂絕然不同。二十九軍兵士，每個人都背着一把大刀，但是却沒有鐵鎚，他們只有衝鋒的能力而缺乏守陣地的訓練，記者在前方見到的一部分××軍，他們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把鐵鎚，即或是在休息的時候，也常拿出來當作消遣一樣的作掘地動作，的確這是兵士所必當

養成的習慣之一，掩護自己的身體與殺敵同是戰爭中的要着，鐵鏟與槍應同視爲軍人的第二生命。其次，二十九軍的第二個缺點是救護工作不夠，擔任抬傷兵的大半都是臨時僱去的民伕，救護工作的常識絲毫也沒有。記者看到一列從前方下來的傷兵車，傷兵們都擁臥在運貨用的鐵閘子車裏頭，幾位特別重傷的人，綑帶纏裹着，其餘那些炸壞了腿的手的，根本就無救護之可言。破碎的軍服上染着血跡，蒼蠅圍滿了傷口，有一個炸掉了臂膀的弟兄，下車時還是由別人扶持着走，這難道就是我們忠勇可愛的戰士所應享受的命運嗎？並且在後方醫院裏，工作人員也非常缺少，只有北平婦女綏戰慰勞會救護班的學生十二個人，她們還是北平失陷前來的，在這裏担任看護工作，另有保定各學校的男女學生二十餘人，在青年會的組織下作傷兵服務的工作。這些熱誠的青年日夜分班工作，忙得沒有片刻休息，並且是完全的義務。救護工作的不夠，實能給兵

士的心理上以很大的影響。現在的情形雖然比起初好得不少，臨時後方醫院也加設了許多，但是還作得不夠，切盼着內地的救亡團體動員大批有訓練並且能夠刻苦耐勞，勇敢沉着的服務隊到前方來。

最後，二十九軍第三個缺點是交通設備不夠，他們的無線電太缺乏，以致各部隊間的聯絡不靈敏，於是行動也就受到很大的不利，這很容易發生連自己也找不着自己的危險。我們希望二十九軍在其進行抗戰中，不斷的努力自我教育，在血的鬪爭中，克服往日的一切弱點，把自己的隊伍鍛鍊成鋼鐵般的堅固，以不負我們民衆的厚望。

記者自保定南下首至×縣，因為聽說這裏駐有大軍，但是到了這裏除看到很少數的兵士搬運子彈之外，是看不到成形的隊伍的。我們軍隊的行蹤，非常祕密，並且絕不住在任何的縣城裏頭，以避免敵人的飛機偵察和間諜的眼線。

一半也因為地帶遼闊，雖說已有××萬大軍開到，但並顯不出兵多，七八尺高的青紗帳，更給軍隊活動以絕大的便利。到×縣，這地方可算是一個「大站頭」。我雇了一輛洋車，這車夫是個多血質的青年，他跑的特別快，並且沿街見了他的熟人都興奮的打着招呼，後來他忍不住的對我說了，他說：「我今天可盡了國民的責任了，我可算是沒有白當中國人，早上起來就拉了三趟傷兵！」傷兵從火車下來因為沒有架床，所以都是用洋車拉入醫院，但是遇到夜裏到達或者是沒有洋車的地方，則仍由人力扶持着徒步走，有一個夜裏，我正在×縣，就看到一大批傷兵結隊緩緩的走着。他們經過軍隊哨崗時，哨兵們嚴肅的舉槍敬禮，記者被感動得落淚了。尤其是在夜色朦朧中，給這一幅畫面增加了百倍的偉大。

洋車夫拉了三趟傷兵，就這樣興奮而滿意，這只是舉出來的一個代表的例

子。民衆們對於抗戰都表示着萬分的關切，這是後方的一致情形，有的民衆聽說記者是來自前方的，就都來圍着打聽消息。記者還有幾位朋友，他們只要一有功夫，就跑到有軍隊運輸的地方去，他們毫無作用的去看兵士的活動，這是爲什麼呢，據他們自己說：「看了我們的軍隊，就覺得高興，這也算是打一打強心針。」民衆的情緒都非常高漲，每個人都抱着躍躍欲試的思想，但可惜的是軍政當局還沒有能把我們這廣大的羣衆組織起來，現在戰爭雖然是這樣的緊急了，冀南的大部分民衆可以說還在遊離狀態下生活着。說起冀南一帶的民衆，他們本來就有過很好的組織，不過這組織的方式還是很原始的如紅槍會之類，當年軍閥混戰的時代，他們曾爲了保護自己的家園，拒絕軍閥的蹂躪而與軍閥對抗，後來時局平靜了，這種組織也就漸漸消滅。「九一八」之後，有許多學生份子在學校裏和農村中作宣傳組織的工作，但是總遭着當局的嚴厲的

壓迫，這種「抗日即是反動」的政令一直繼續到蘆溝橋事件發生後爲止。如今呢，我們應該明白了，並且是需要民衆的抗敵組織。綏遠戰爭給我們的教訓就是只有民衆參加抗戰才能得到勝利的把握。綏遠民衆和山西民衆一樣，可以說是有組織有訓練的，綏戰的勝利絕不是偶然的，河北當局目前應該急起直追的加緊這步工作，亡羊補牢，尙未爲晚。據記者視察所得，雖有數縣已經進行着非常時期的戰時壯丁訓練了，但有大多數的縣分還沒有動手，民衆現在是迫切的需要組織起來參加抗戰，但是他們被「遺棄」了。

我們現在的戰爭不是內戰，因之已往的那些應用於內戰的軍事作風應該從根本上改過。這是一個全民的抗戰，是一個生死關頭的民族解放鬥爭，每一個國民都應該並且必須組織在抗戰行動之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把握着最後的勝利。縣政府的工作，要十萬火急的着重在這一點：就是組織民衆。壯丁訓

練也是組織民衆的方式之一，但是在抗戰最前線上的壯丁訓練，其作風亦當與從前的不同，要把壯丁訓練造成徹底的民衆自己的武裝組織，並且還不只是一種簡單的軍事訓練，更要着重政治教育，沒有政治，就等於沒有靈魂，所以關於組織民衆的工作，只是由當地的縣長負責還覺不夠，中央當局須要由全國各救亡團體中徵求大批的思想清楚、勇敢耐勞的青年，派來前方協助民衆的政治教育工作。一般民衆的思想，多是直覺的，比如平津失陷已經半月，而我方仍未見反攻，大家都着急萬分，尤其是日本的飛機每天都來頭上盤旋，民衆們都由着急而氣憤起來了。他們不去思考這是戰略上尙未到時機，而懷疑政府又是不抵抗了。這就是因爲我們的沸騰了的民衆，沒有能通過政治工作而與政府的行動連繫起來。這種民衆與政府間之隔膜，也是抗戰過程中之不必要的損失。如果當局者還沒有精神顧及到這件工作，至少也希望各救亡團體自動的組織戰

地服務隊來前方工作。不過你們在出發之先須要好好的實行一下自我訓練，更要有充分的準備，否則不三不四的來到前方徒然給前方增加了許多麻煩，非但不能作到服務的目的，反而還要別人照顧你。這一個注意點亦同時應用於慰勞團。記者在綏戰時即看到很多這種情形，本來是一番好意到前方來，但是前方的生活環境非常苦，工作又特別緊張，因為你們是好意來慰勞的，又不能相當的招待一下，結果浪費了別人好多寶貴的戰鬥時間。同樣是爲國宣勞，本無所謂彼重我輕，軍人戰於疆場，乃是天職，更無須乎特別的慰勞，與其是來慰勞，不如乾脆的來服務，否則還是老老實實的住在你的原地方，埋頭苦幹作實踐的救亡工作吧。

再提一件事，就是後方的民衆對於現代戰爭的認識還非常模糊，這也是希望當局者注意的。舉一個例子來說，記者在×縣的時候，正在一家小飯館裏吃

飯，忽然飛機的聲音響了，並且越來越近，然而滿街的民衆們，非但不知道應該避在飛機眼線所看不到的地方，反而都跑到街心聚集着去看飛機。飛機很低的從頭頂上飛過去了，幸而還沒有發機關槍來掃射。最奇怪的是飛機過時大家都還喊着是「中央的飛機」，記者在房裏聽到「中央飛機」的喊聲，於是也興奮得跳出來看，結果並未見有足以證明是「我們的」標誌。隨後記者立赴當地負責機關去打聽，得的結果這還是敵人的飛機。敵機來時，民衆們不知隱避，反而湊熱鬧，這種防空的最低限度的常識都沒有，其責任應該由地方長官來負。因爲他們忽略了教育民衆，而尤其危險的是不能分辨何爲敵機，何爲我機，更是一個大問題了。與這件事正相反的，是記者在石家莊時，遇到敵機一架飛來偵察，於是街頭的商號立刻都關上門，直如大難將臨的一樣。後來才知道此地的民衆第一是受過防空的教育，第二是由於民國二十年的內戰經驗，當

時石家莊曾遭到過飛機的慘痛的轟炸，所以人民都如驚弓之鳥了。

石家莊是個繁華地方，並為正太路之起點，乃通山西之要道，這裏的人口自然相當複雜，因之也是便利漢奸的活動地帶。那天正捕了一個漢奸，他是×礦務局的職員，並且還在當地作過某新聞報紙的記者，考其所以當漢奸的原因，是因為吸毒所致。自戰爭發動以來，各處所捕的「小漢奸」——這是有別於齊燮元之流的「大漢奸」而言，他們多半是吸毒犯，這是日本侵略者早已打下的根底了。吸毒的人，只要得到毒品，無論命令他作什麼事他都可以幹得出來的。毒癮魔力實在是大過一切。所以我們緝捕漢奸最簡單的路線是依着販毒路線去探察。還有一件事，這是每一個車站上都有的現象，即當火車到站，尤其是兵車到時，總有好多娼妓趕到附近來徘徊，她們的目的自然多是爲了「找客人」。但是妓女吸毒的很多，其中亦難免是負有另外作用的。女人的行動向

來是不爲人所注意的，但是當此非常時期，還是應該對這部分女人多加一點相當的注意纔是。因爲她們接近軍人的機會特別多，最澈底的辦法是在軍隊活動的地方禁絕娼妓。也正好借着這機會把她們從火坑中援救出來，加以集團的訓練，參加服務工作，如看護、縫衣、洗衣等。尤其是在夏天，軍隊的洗衣服問題實在是值得特別注意。現在的抗戰，是要全國總動員，所以如果這樣辦，也不是什麼不可能的，問題只是方法的考慮而已。

某日下午，記者抵×縣見縣城四週圍繞着一圈新掘成的護城河，自己覺得有點好奇，於是找到一個當地的老朋友領教究竟。據說這條護城河是最近才掘成的，本地縣政府曾經由四鄉徵來兩三千人作這工作。測其用意，無非爲「防日」。然防日之道果如是乎？這的確有考慮的必要。在綏遠陣地上，記者看見過有寬一丈餘深亦丈餘之大外壕，這種工事是要建築在交通壕之外才有其作戰

意義，尤其在防坦克車的作用上，能當很大的效力。但是如今圍着這一個孤零的死城，作一圈不三不四的護城河，其戰爭效用真不敢說能有多大。難道敵人的飛機不能飛過你的護城河嗎？這未免太自欺了。可惜這兩三千徵調來的民兵，如果把這種時間財力給他們一點組織的訓練，如戰爭服務的訓練等，多少總比強迫着幹掘河工作強一籌，至少我覺得掘幾個避轟炸的地洞也比這更有意義。

河北省的縣長，有幾位是軍法官出身的，但是他們未必有豐富的現代的軍事常識與軍事組織能力。雖然這是一個非常時期了，他們有的還是以「縣太爺」的風度執行他們的職務，這樣做事如何能行呢？我們希望高級的地方當局應該特別注意下級地方，能夠給他們打幾下強心針的就打幾下，實在不行的就應該毅然甄別一下，務使各方負責人員足以有應付這非常時期非常地區的一切機

敏的能力。

有幾個車站上，都有了縣政府和商會預備的茶水，以供過路大軍的飲用，但有些地方連這個工作都沒有做。在有的小縣城裏，民衆們很難知道大局的消息，我們應該按日發表壁報，但是還沒看到有人做。總之，河北省雖然處於這樣危急的環境下，以全體來說是還沒有整個的動員起來，民衆動員與軍事動員應該緊密的配合着，這才是取得最後勝利的大道。

平漢線北段的變化

小方

劉汝明部以敏捷的速度退出張家口，一下子退到蔚縣，又由來水順流而下，很快的進了紫荊關，接着九月十二日早上，晉軍退出大同，當晚敵人「和平」的入了城，於是整個的西戰場就這樣「大勢定矣」。外邊長城的裏頭，裏邊長城的外頭，地理上屬於桑乾流域的那塊肥沃的盆地，連帶着她的豐富的煤鐵寶藏而淪入敵手！大同失掉，敵人進攻綏遠，可以不必再以綏東那條堅固的陣線爲對象，而只由大同出得勝、殺虎兩口以威迫綏南便成了。長城的建造是爲了防禦北來的侵襲的，綏遠是在長城的北面，所以敵人出得勝、殺虎兩口是

很容易。大西北的情勢之嚴重是不容忽視的！

敵人的進攻，配合着平綏線的就是津浦線，他的作戰策略是頗值得注意的，大體不外專門對着我們防禦線之最薄弱的一點予以猛烈的進攻。於是靜海、馬廠、青縣等處的我軍節節的支不住了。本來平漢，津浦是兩條獨立的陣線，而現在則變成對立的陣線了，即平漢前方成了大突出形勢，而敵人在我們的右翼延展出一條以津浦為依據的平行線，企圖沿滄石公路西上，以截斷我們的後防，這是所謂外線的大包圍戰略。我軍在這一線上，與敵人繼續了一個多月的堅苦的戰鬥，對方的損失非常之大，舉一個小例來說，他們一個師團的騎兵就全部犧牲在×××部的包圍中了，高大偉麗的日本軍馬，活着得來的就有二百匹。

平漢前方雖然有這樣光榮的戰績，但是自桑乾河變色之後，敵人進展到內

長城的牆根之下，內長城差不多和平漢路也是平行的，這樣一來，門頭溝以西之齋堂，軍尚以及百花山琉璃河上流一帶的國軍，就都受到腹背的威脅了。自從二百名偽匪軍佔領張家口之後，是北方戰局全部震動的一個關鍵，津浦線再節節失利，結果使得平漢前方孤立起來了。敵人對這一線取得外綫大包圍的形勢之後，就積極的作內線迂迴戰，而避免我們鋼鐵般的正面的勁旅。這一個迂迴戰，就是從固安縣渡永定河，並將固安城攻陷，以下涿縣，而抄我後方。

固安縣一段的永定河是某某等部新佈防的，×××是恰當固安正面，×××則在左翼，即偏一點上游方向。九月十三日，敵軍即已有小部分渡河，十四日戰爭最烈，對方的砲火比機關槍還要密，我們只用守據點的死法子，結果×××之一團人完全犧牲在陣地上，敵人並利用密集的排槍和飛機，向我陣地不斷的發放，造成了一層火藥的牆壁。我們的補充隊伍又上不來，於是這民國二

十四——五年度冬，平津學生下鄉宣傳，兩路總集合地的固安城就告失陷了。固安陷後，敵直逼涿縣，以致琉璃河及房山縣前方之陣地被迫動搖了。配合着這一個緊張局面的，就是敵方飛機沿石家莊以作強烈的轟炸，各火車站和幾個中心地區都炸毀了。

平漢線的情況，是處於非常危急的局面之下，但是危急儘管危急，也不是說就必定會步平綏、津浦兩線之後塵。在這裏我們也有樂觀的條件，也有反面的條件。所樂觀的是：第一，平漢線均為我軍主力，使我們放心，絕不會那樣糊裏糊塗的就隨便往後退。第二，是第×路軍已經開上來增援，內長城線或可保住，而不致於腹背受敵了。至於反面的條件呢，則恐怕敵人從津浦線找到空虛點往西偷襲，而企圖截斷平漢路沿線的任何一點。其次就是前方的部隊，有一部分必須再好好的訓練一下，才足以和頑強的敵人作戰。雖然這一部分隊伍

的將士抗日情緒都非常高，但是我們也應該坦白的估計一下自己的力量，虛心的自省，如能壓住自己的感情，暫且回到後方加緊作一個短時間的自我教育，再返到前方來，那時自可減少許多犧牲，且予民族以更大的貢獻。

（九一八，寫於保定，寄自蠡縣）

保定抗戰經過

無畏

目前最嚴肅的事實，是民族的生與死，勉強的退一步說，是此後百年的作主人或作奴隸。所以我的到前方去，主要的目的，還是爲了親歷戰場，將看到的事實，傳播給後方，用作前仆後繼的鼓辭，用作再接再厲的參考。懷着這樣的心情，我便赴了平漢線正面的保定。

記者想在保定儘可能的多留幾日，但在戰場之中，若不與軍隊取得密切的聯絡，不但退却時有種種困難，就是每天的吃飯喝水，也大有問題。幸這次在保定，遇到了幾個舊友，給以不少的方便。使得在居民逃避一空之後，還可多

留幾日，與困守孤城的軍隊同時退出。

九月十五日，據說平漢右翼固安方面×部不支，已被敵人渡過永定河。×路感到威脅，亦不得不沿平漢正面，向後退却。敵人的慣技是在進攻之前，大舉轟炸，以破壞後方的秩序，擾亂前線的軍心，保定方面平素對防空未甚注意，一般民衆已是惴惴不安。果然十六日拂曉，警報長嘶，從睡夢中驚醒了人們。六時二十分，敵機十餘架，三五一隊紛來上空，一時高射砲聲，亦到處亂響。敵機雖有相當高度，不敢低飛，投彈未能準確，然破壞亦可驚人。房屋被炸毀甚多，西門以北，城牆亦被炸塌一段。同時并投有燒夷彈，致數處起火，至其所散之荒謬絕倫的傳單，則無人注意。受禍最慘者以車站爲甚，月台、站房、車皮以及車站旁之地洞，統被炸毀。車站上的辦公人員，護路警察，以及等候上車的難民，凡擁入地洞中者，皆被掩埋而死，約有六十餘人之多。入晚

八時，復二次來襲，數約四五架，此次大多投彈城內，重要軍政機關，很少倖免。河北省府，五十二軍軍部，同時被炸，足證有漢奸活動。據防空司令部調查，是日炸毀房屋二百餘間，死亡二百餘人，傷者十餘人，但軍人蒙難者甚少，可見敵人目的在擾亂後方，並不問被轟炸者之爲戰鬥員與非戰鬥員也。

十七日清晨六時，敵機十三架復來轟炸，最繁華之西大街，中彈甚多，樓房倒塌，路爲之塞。市民扶老攜幼，相率出城，棄其商店住宅於不顧。自晨至午，敵機共來三次，每次投三五十枚不等，大多爲五百磅與二百五十磅，並投有硫磺彈甚多，但見炸彈落處，黃煙騰空。逃難之民衆以在街上炸死者居多，慘不忍睹。至下午四時左右，街上已闕無一人，蓋已逃避一空矣。

十八日爲「九一八」六週年紀念，逆料敵機定來擾亂，晨起微雨，敵機果來，本日自晨至暮，共來十餘次，每次十餘架或三四架不等。並有超重轟炸機

三架，龐然大物，巨聲嗡嗡；使人耳爲之聾。但在城內未投彈，惟對滿城一帶我軍事陣地，破壞甚多。

十九日清晨，敵機一隊復來，司空見慣，已不再注意機數，在城內投二十餘彈而去。下午重轟炸機九架，復翱翔上空，飛行甚低，高射砲已停止射擊，不但居民逃避一空，即公務員與維持治安的警察，也找遍街頭，到處不見一個。

在這裏，我們提出了後方工作問題，與後方民衆的安全問題，希望以後注意。爲了充實抗戰力量，我們應當設法維持後方的秩序，規定好了在何種時機之下，婦孺老幼應該逃避；在何種時機之下，壯丁青年應該退出。至公務員尤其是維持社會秩序的警察，更是職責所在，必須與軍隊同進退，而後乃可以言攻，而後乃可以言守，而後乃可以言持久抗戰。否則，事先是對自己實行了堅

壁清野，事急委之而去，適所以資寇兵而齎盜糧，對整個的抗戰是很不利的。

敵人沿平漢線南犯，逐漸逼近，固安敵人渡河，我平漢右翼已受敵人威脅。這時敵人在平綏綫已獲得相當勝利，故可抽調平綏路及門頭溝方面精銳部隊南犯，以期與津浦綫滄州之敵軍平頭並進。據在×××軍防地，受傷降落敵機，從駕駛員身上所搜獲的文件中，知道這次敵人沿平漢綫南犯保定的，計有第五、第六、第十、第二十、共四個師團，及砲兵兩旅，坦克車一大隊。十九日我方決定決戰防禦計劃，要在保定以北與敵人決戰，以某軍三師爲基幹，輔以砲兵三團。而沿漕河戰綫，東西長約一百五十餘華里，兵力亦嫌配備不足，空隙甚大，敵人猛烈進攻，保定之不守，固早在意料之中矣。記者深知了擔任守城的關麟徵軍長是住在城南的富昌村，便於二十一日步行着去訪他，希望能夠多留幾天。關軍長爲記者在古北口抗日戰役時的舊相識，來保定亦曾數次晤

面，鼻音較多的陝西語調，依然未改，也許是睡眠不足罷，顏色顯得特別蒼黑，但平素的慷慨豪情，却絲毫不曾減退。從他的談話中，知道上述的決戰防禦計劃，於二十日一天一夜的忙碌中，已經佈置好了。廿日起敵機赴滿城一帶大事轟炸，掩護敵兵進攻我左翼陣地，下午五時左右，有敵人五千餘衝入，激戰一夜，往返肉搏，雙方死傷各二千餘人，我營長數人陣亡。二十二日拂曉，我軍肉搏反攻，復逐去敵人，奪回陣地，我第二十五師一團殉國，團長亦受重傷，敵人傷亡亦數量相當。我左翼兵力本甚單薄，激戰一晝夜，已犧牲過巨，所餘無幾，而奉令接防之××軍復未能按時到達，故滿城一帶，重要山頭，多被敵人奪去，無法搶護。同時正面陣地，空隙本多，原定補充正面之左翼我軍，復以無人接防，不能抽調，經一日之劇戰，至下午五時左右，終被敵人坦克車衝破陣地數處，不能挽回。二十二日夜十一時我軍決定縮短防綫，堅

守保定城垣，關軍長並乘夜將軍部由富昌村遷入城內，準備與城共存亡。但城內居民已無一人，電話已被破壞，消息不通，困守其中，指揮諸多不便，勢亦絕難持久，不但僚幕勸阻，即記者亦期期以爲不可，經大家再三勸慰，遂於二十三日天未明時由城內一同遷至城東南十里之小連莊。當時守城我軍分配已定。而敵人三面圍攻，飛機三十餘架，翱翔保垣上空，到處擲彈，沿西門而北受重砲轟擊，城牆傾圮甚多，罅口到處皆是。但激戰終日，敵人並未得逼近城垣，陣地無大變動。而我方犧牲過鉅，實已無可再戰矣。二十四日上午經拂曉之激烈戰後，至十時頃，敵人左右兩翼攻破我陣地，進迫城垣；同時北門亦被攻入。我守城僅餘之少數部隊，遂由南門退出，且戰且走，向後方集合。合計三師兵力，傷亡過半，尤以第二師及第二十五師犧牲最大，退回之戰鬥兵不滿三千，官長大多受傷，抗戰之激烈，犧牲之悲壯，在平漢綫爲最甚。二十四日

上午十一時保定遂陷於敵手。

我們於二十四日早二點由小連莊移至城南之田各莊，至十時左右，村西北三里許，忽傳來槍聲甚密，據探報乃敵人騎兵由于家莊車站迂迴到達，幸第二十五師由保定退出之一部約三百餘人，經過該處，始將敵人擊退。十一時左右我們集合在一起，由田各莊出發，沉默代表了最大的悲痛，大家都是寂靜無言地走着。別矣保定！我們祖宗筆路檻樓，披荆斬棘，所開闢的土地，所建築的城垣，我們要以熱血來保護，也定要以熱血來奪回的，再見，保定！

漳河安陽的形勢

章雅聲

北戰場我軍退了保定石家莊以後，敵軍佔邯鄲，越磁縣，最近他們的輕騎隊要進犯河南省的安陽了。

筆者因爲研究殷虛甲骨文，在安陽居住了三數年，這地方也不啻是我的第二故鄉。在這裏，我來把它的地形歷史和現在敵我雙方開始爭奪的幾個地方，簡略的寫在下面。

安陽是河南省北部一個大邑，與河北省的磁縣相毗連。是豫北最重要的門戶，也是軍事上必爭的地方。它是平漢綫中部一個大站。安陽就是從前的彰德

府，在昔豫北的武安、涉縣、臨漳、內黃、湯陰、林縣，皆屬這一府管轄。廢府設縣後，彰德改爲安陽縣了。古時殷商民族由亳北徙入斯地時則稱「相」，至宋時仍稱相州。掃蕩百萬金人的岳飛故里湯陰縣，就臥在它的旁邊。

安陽土地面積縱橫百餘里，人口七十萬，教育之發達，爲河南全省冠。出產以棉花、麥、煤爲大宗。大規模的工廠有數家。舉世聞名之六河溝煤礦公司卽在彰德的西北面。土地肥沃，風俗敦厚，豫省第三區行政專員公署在焉。

以北戰場整個戰況來說，放棄了保定以後，石家莊和它的附近地帶是無險可守的，所以敵人直入磁州，平漢綫北部唯一可守的地方，就祇有安陽了。它在戰爭上所以可守的原因，第一，是磁縣過來沿着鐵路綫兩旁盡是山嶺，羊腸小道，是極不利於行軍的，尤不利於重兵器的運用。武安和涉縣兩縣，是做了安陽西面碉堡，敵騎雖則衝進了安陽，只要在這碉堡裏埋伏精銳的遊擊隊，隨

時可以切斷邯鄲至順德中間的平漢鐵路擾亂敵人的後方，隔絕敵人的歸路。第二，安陽北面河渠交叉，兼之峯巒起伏，最能夠據險而守的莫若漳河了。第三，安陽西北面幾個大鎮，也是軍事上可攻可守的要衝。如漳河、豐樂鎮、觀台三處，都是很重要的地方。

報載敵二十日拂曉由漳河上游渡河部隊，經我軍包圍，迄二十二日止殲滅不少。旋敵援兵趕到，戰事轉移至豐樂鎮西北四十里之觀台鎮，其在漳河下游渡河部隊，被我軍在豐樂鎮迎擊，二十一日午刻以後，該方面戰事已停，我安陽障地甚爲鞏固。由此可知平漢綫我軍退守安陽城，即憑漳河堅守。查漳河發源於山西，穿過安陽、臨漳而流入河北的大名。這河在安陽的北面，是一條不守軌道的河流，有的地方河床高於兩岸數丈，有的地方是一片沙礫，有的地方河面闊三四里，有的地方尚不及二三丈。淺處則能涉足而渡，深處則茫無窮

底。每逢春秋潮汛發時，洪水遍山漫野而來，附近各縣年年遭受水患。冬夏水淺時，河底沙礫歷歷可見。豫北人士對它加一個頭銜叫做「爛漳河」，表示它是無可救藥的了。豐樂鎮是位於漳河附近的一個大鎮（平漢綫經過此鎮，六河溝鐵路之終點）。它在軍事上，一面能夠控制平漢鐵路，一面能掩護橫臥在前面的漳河軍事上的扼守和攻擊。觀台是漳河上游一個重鎮，距離豐樂鎮約四十里，六河溝煤礦公司亦設此。它的地勢高起，山嶺縱橫，它有控制漳河上游軍事上的特殊形勢。此次前綫戰爭的重心是在漳河。漳河守住，則整個河南可保；漳河不守，只有退而守黃河天險，豫北數十縣也只好暫時放棄。現敵軍顯欲奪取漳河，下衛輝，過新鄉，控制道清鐵路，而達黃河北岸。但是我軍當然要在此展開英勇的抗戰，予敵人以嚴重的打擊。

又報載中央社鄭州二十二日電：「漳河北岸之敵軍，連日經我痛擊，紛紛

撤至磁縣。」查漳河北岸與河北的磁縣，相距不到五十里，從戰略上言，敵人退守磁縣，其意係圖避免我軍正面的攻擊，即是遭受攻擊，也可以從容不迫的向後走。總之，敵人若想在沙礫滿地，河堤起伏，川渠縱橫，羊腸小道的漳河戰綫上奪取陣地，確不是一樁很容易的事情。

日本飛機轟炸安陽，是極盡殘酷之能事。所有大小村莊皆遭轟炸，投彈車站，前後不下數十次。橫跨洹河的平漢鐵路安陽大鐵橋，也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人民的死亡是無法統計的。

安陽這地方，在今日固然是北戰場一個最重要的陣綫，可也是我國文化的發源地。作它的地底層裏，埋藏了首創文字以記載歷史時代的甲骨文。這個偉大的寶藏，我們祇發掘了一鱗半爪，所出土的甲骨文，已夠哄動整個世界了。甲骨文是我國有史以來最早創行的文字，刻在龜甲及各種獸骨上，是商朝人的

創作，即世人所稱的「殷虛」甲骨文了。

殷虛在安陽的西北方，離城不到四里路程，它的地底層有殷商的宮闕，古帝王陵墓，石器的遺物，銅器時代的各種遺物，甲骨文。登高遠眺，土阜起伏，大都皆古帝王大臣將軍長眠之地。此中埋藏許多我國古代文化的結晶品。

宋朝大丞相韓琦是安陽人。歐陽修有「書錦堂記」，書錦堂的故址，就在這個砲火連天的前綫上。

已故袁世凱氏的佳城，也在這火綫上。他的墓在洹河附近的龍虎村，松栢萬株，祭堂高聳。

(十月二十五日)

漳河線的防禦戰

從周

平漢綫戰局大約可分為三個階段，從平津撤防到保定淪陷是第一階段，從保定淪陷到石家莊不守是第二個階段，石家莊失守以後可說是進入第三個階段了。

平漢綫戰事自進入第三個階段後，敵人的兵力始終為兩師團一旅，而戰綫延長到千餘里。我們的戰略是消耗戰，越把戰爭拖延下去，越會對我們有利，在整個的北戰場上敵人還沒有遇到我們的主力。我們軍路上的後退，僅僅表現在鐵道沿綫上，平津四郊及沿太行山脈，我們還有無數的戰事活動着，隨時都

有抄襲敵人後防及切斷敵人聯絡的可能。同時敵人佔領的區域越廣，則其實力的消耗和分散越大，在河北大平原上正可展開我們遊擊戰和陣地戰的配合。然而兇頑的敵人竟不顧這些戰略的困難，大胆地作着軍事上的冒險，漳河綫防禦戰，終於受到我們英勇的戰士的打擊了。

漳河發源於山西，有清濁兩流，清流出於沾嶺，濁流出於發鳩山，這清濁兩流在安陽西北六十五里的六河溝會合，橫過了鐵道綫東流，經河北省而入於衛河。安陽是舊彰德府治，介燕晉間，當平漢綫入豫之衝，是河南的北部門戶，而漳河恰好流經安陽城北。我們要保衛河南，便不得不保衛安陽，要保衛安陽，首先要保衛漳河之綫。我們的戰略是步步爲營，穩紮穩打，每個山頭都是我們的要塞，每個叢林都是我們的壕溝。每條河流都是我們的天然屏障。漳河綫上敵人要遭遇我們的嚴重打擊，已經是預料中的事。

不錯，保定淪陷而後，我們繼續地喪失許多重要的戰略地帶，然而敵人剝那間的局部勝利，是拿着幾萬條生命的代價換取的。我們英勇的戰士確實做到了「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十月十八日的晚間，磁縣發現了敵人的先頭部隊，那是十六輛坦克車，五百左右的騎兵，在我們經營了半年以上的國防工事上面，展開了血戰。看着敵人的大部生力軍開到有一旅團之衆，我們的部隊一部分還在漳河南岸，一部分是從正定後撤下來的戰鬥力較弱的部隊。那時磁縣已經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中，仍然十分鎮靜地策劃着軍事，一面檄令漳河南岸的生力軍迅速渡河，担任正面防守，另一面嚴令退下的隊伍，從速整理，扼守鐵道綫的左右兩翼。經過了一夜的血戰，敵人終於越過了磁縣，沿着鐵路綫南進。我們爲了粉碎敵人「中央突破」的戰略，始終扼守着鐵道的正面，某軍軍長乘着一列專車，雖然敵人的砲彈不斷地落在附近，但是我們的指揮官仍然鎮

靜如常地指揮着部隊抵抗。十九日的清晨，敵人已經到達漳河的南岸，安陽車站不斷地聽到砲聲隆隆，漳河橋爲了阻止沿鐵路線進攻的敵人南下，早已炸毀了。於是在漳河的南岸，重新展開了猛烈的陣地戰。這時敵人的戰略是：第一向漳河綫我軍的陣地以密集砲火猛攻，第二用一部分騎兵繞襲安陽西北的六河溝，第三是發動彰德城內的漢奸暴動。二十日起敵人用密集砲火的掩護，由漳河北岸涉水偷渡，以守××聞名的某軍長親在火綫指揮，使敵軍受到巨大的損失。六河溝附近，在十六日以前，我們的某軍部隊早已佈防竣事，所以繞襲的敵軍陷在重圍中。彰德漢奸暴動也在我軍嚴密的監視下，沒有大規模地發動起來。二十一日捕獲了二百多人，可以說這種漢奸工作完全失敗了。

敵人的第一個計劃既已粉碎無餘，同時我軍的左翼也進展到磁縣，主力軍到達漳河以北的馬頭鎮。二十二日起，我們銀色雙翼的飛機開始翱翔於漳河北

岸的車站，轟燬了敵人的軍需品、軍事工程和鐵甲車兩列。敵人的右翼逐漸地不能支持，一列列的坦克車蹣跚地向着東北方面的津浦綫撤退。廿三日敵人從津浦綫上調來大批援軍，聯合潰敗的敵軍，以飛機大砲水陸兩用坦克車再向河南的陣地猛犯，是日晚，有敵一聯隊，約二千餘人，企圖偷渡漳河，又發生了激烈的戰鬥，我們英勇的戰士作了壯烈的犧牲，有兩個團長陣亡，一個團長重傷，校尉中級軍官傷亡八十餘員，士兵死傷千餘名，然而我們的血肉，終於築成了我們的長城。偷渡漳河的敵軍，不得不抱頭鼠竄而退。二十四日敵人再攻六河溝，沿六河溝之平漢支綫，猛犯豐樂鎮，企圖由背面威脅安陽，但是豐樂鎮的敵軍，馬上受到我軍的包圍，五百個俘虜已經當做我們防禦漳河的禮品，押運南下了。二十五日寶蓮寺雖然發現了敵軍，但那顯然是敵人的迴光返照，經過我生力軍的反攻，漳河南岸的敵軍已經完全敗退，二十六日我軍進展到邯

鄂，二十七日推進到順德。

這次漳河綫防禦戰的勝利，奠定了平漢綫局面的新展開，然而這次漳河綫防禦戰的勝利，一面固然在我們將士的用命，兵士的勇敢犧牲，但是還有其他的因素存在着。

第一，西戰場上遭遇到我軍英勇的抵抗，日本發言人也不得不承認「日軍深受山地作戰之苦」，如果西戰場上失利，敵人將更難挽回北戰場的頹勢。

第二，我軍某部收復平型關、紫荊關，而後克涑源，圍蔚縣，分頭襲擊易縣望都等地。平漢路敵軍的聯絡，隨時都可切斷。

第三，北滿情勢緊張，義勇軍活躍，外蒙內向運動，平津近郊游擊戰開展，連日關東軍調出關外者，已達十六列車之多，敵軍在事實上不得不謀縮短防綫，便於進退。

然而我們應該確認，目前敵軍戰略的變更，是要用全部的力量奪取西戰場上的勝利條件。因而娘子關附近將要再度展開激烈的攻守戰。

「突破敵人的一環，即是突破敵人的全環。」保障漳河綫防禦戰勝利的條件，便只有繼續地前進，當我們的部隊到達了正定時，便可以迅速地展開了陣地戰，和遊擊戰的配合，儘可能地運用運動戰的技巧，防禦娘子關的鬥爭，也就是保障西戰場上勝利的重要條件。

最後我們在漳河綫防禦戰中，發現了若干部隊組織的不健全，缺乏精神教育，沒有注意到士兵生活的改善，這種不良的現象，我們希望能以自我批判精神，在抗戰中逐漸地改正過來，使每個士兵都成爲堅強的戰鬥員。

還有在北戰場上，除開南京婦女慰勞會代表一度北上外，幾乎沒有慰勞隊再來。忠勇衛國的將士們，自然不會計較到這些，但是我們認爲慰勞隊戰地服

務團這些組織，確實能夠鼓勵士氣。記者誠懇地利用這個機會，請求全國後援團體迅速地動員物力人力，大批地到北戰場上來。

(十月二十八日)